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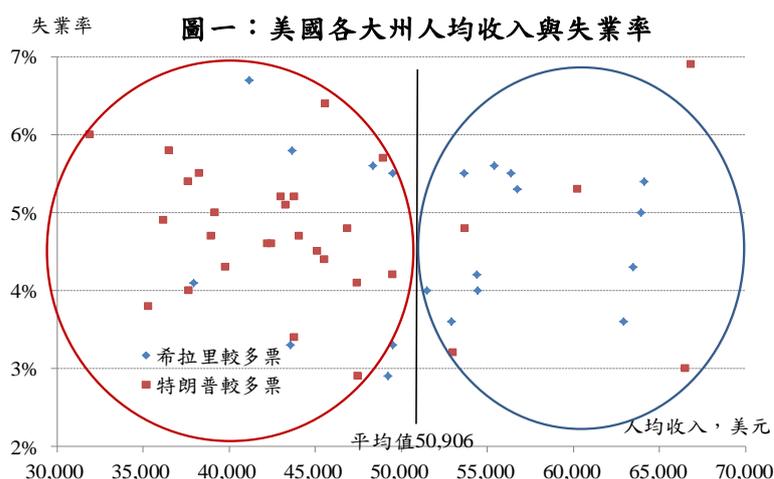
## 《商報》專欄

### 特老入宮 選民要「change」？

「侵」入白宮已成事實。特朗普今次之勝，不少人都希望能為他們帶來「change」。還記得八年前奧巴馬入主白宮時都是主打這議題，但人們今次期望的「change」能與奧巴馬主打的「change」相提並論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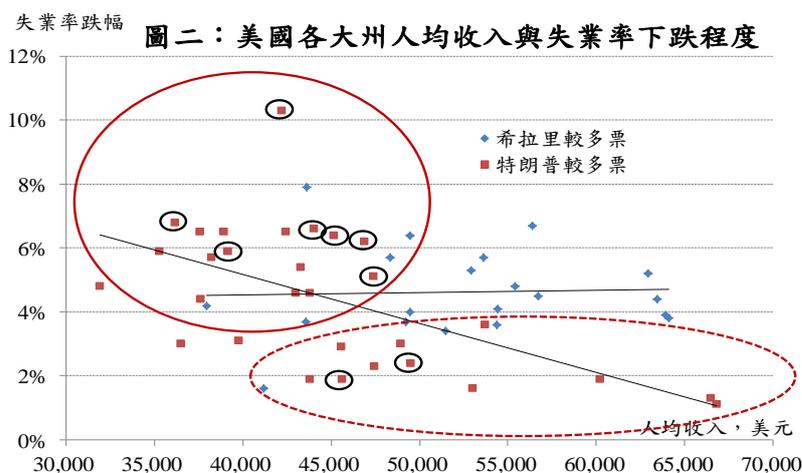
2009年奧巴馬上任時美國經濟正值谷底，其大打的是經濟牌。人人生活受困下，當然不少人都想有個改變。不過，有別於2009年，現時美國經濟已全面復蘇，何解他們又想特朗普為他們帶來改變呢？

坊間常言特朗普都是靠鄉郊及低學歷的選民支持，因為這批人感受不到近年經濟復蘇的好處，但筆者並不完全同意。圖一顯示了希拉里與特朗普在全美不同州份的得票分佈並以州份的失業率（最新10月數據）及人均收入（2015年）作分析。圖中見到，希拉里所得的選票一如所料大多來自較高人均收入的州份，相反特朗普選民的人均收入卻偏低。留意一點，圖中並未見到明顯的人均收入與失業率之反向關係。亦即是，坊間所言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低收入人士應是正確，但他們所處的州份失業率未見明顯高企，即這批人是否未能受惠於近年美國的經濟復蘇呢？筆者不敢肯定。



要更準確判斷這批低收入人士有否受惠於近年經濟復蘇，筆者以各州份自2009年10月份全美失業率見頂至今的變動來與人均收入來量度。計算過後，在兩黨贏取的州份上，其平均失業率的跌幅（由2009年10月失業率見頂至今年10月）同樣約為5.1%。不過，筆者再仔細觀察下，卻發現一點蛛絲馬跡。

看看圖二，在全美州份的失業率下跌幅度與人均收入之關係上，細分兩黨贏取的州份後，發現在特朗普贏取的州份上，兩因素呈現顯著的反向關係，即人均收入愈低的州份，自金融海嘯後的失業率下跌程度就愈大，但在希拉里贏取的州份上則相反。另外，常言一眾美國工人因不少本土巨企把工廠移至新興地區而失業，當中以製造業的情況最嚴重，令一眾製造業重鎮的就業情況極不理想並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不過，在全美十大製造業重要州份上（製造業產出佔該州產出），圖二見到確實有七個州是特朗普勝出的州份，但2009年後至今的失業率跌幅卻冠絕全美（黑色圓圈），那他們真的未能受惠於近年經濟復蘇嗎？想清楚，未必一定。



其實現時全美十大製造業重鎮的平均失業率（4.6%）都低於全美國的 4.9%，故結論有點與坊間所想有別。等等，這是否否決了坊間的全部分析呢？未必。筆者認為這類低收入人士所希望的「change」，有別於2009年奧巴馬上任時純粹擺脫復蘇的改變，而是一種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經濟就是復蘇了，亦有工開，但仍不滿現況，是否因為對未來前景感到失望？即現時行業的未來沒有希望？而這就牽涉了產業再升級問題，如農業上，第一產業永遠只能賺取較低工資呢？如果把第一產業活化至能提供如第三產業的服務業，那又如何？傳統農業可變作觀光農業，德國也已開始進行工業4.0的智能化製造業。由是觀之，全球產業再升級已是大趨勢，低收入人士或許想倚靠這樣的改變來提升收入，這可能就是現時共和黨支持者對特朗普的期望。

刺激就業甚至把經濟增長推高至4%是特朗普的主要政策，但這是他的支持者所想嗎？如果大家不同意筆者以上的推論，那又怎解釋失業率跌至4.9%下仍然出現想「change」的選民？真的是簡單地靠起基建或起多幾條路就可解決？奧巴馬主打的「change」，跟現時美國人民希望特朗普帶來的「change」，其意義可能大有不同。今次民心思變就靠一個信口開河的特朗普可解決？但願如此吧。

劉振業  
環球金融市場部